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封氏聞見記校注

〔唐〕封演撰
趙貞信校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王勛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封氏聞見記校注

[唐]封演 撰

趙貞信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61%印張 • 1080 千字

1990 年 0 月第 1 版 1990 年 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冊 定價：2.30 元

ISBN 7—101—04722—X/K • 2021

出版說明

封氏聞見記是唐人筆記中較爲重要的一種，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一九五八年我局出版的趙貞信先生的封氏聞見記校注因整理質量高、內容完備、極便使用，頗受讀者歡迎。爲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現予以重印。此次出版係據一九五八年版重排，重排前我們主要參考趙守儼先生生前在此書上的批注意見，對書中的一些標點和標綫酌情修改。另外，陶敏先生封氏聞見記校注標點校勘拾遺一文（書品二〇〇五年第三輯）對此書有較多糾補，茲徵得陶先生同意作爲附錄，以備讀者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五年六月

目錄

封氏聞見記校注序……………一

封氏聞見記序……………二

卷一

道教……………一

儒教……………三

卷二

文字……………五

典籍……………八

石經……………二

聲韻……………三

卷三

貢舉……………一五

制科……………一八

銓曹……………二〇

風憲原注：「闕。」今從唐語林

卷八補……………二四

卷四

尊號……………二六

運次……………二七

降誕……………二八

金雞……………二九

露布……………三〇

匱使 三三

定諡 三三

明堂 三五

武監 三六

漳瀆 三七

卷五

鹵簿 三八

公牙 三九

官銜 三九

頌德 四〇

壁記 四一

豹直 四一

燒尾 四二

花燭 四三

第宅 四四

巾 四五

圖畫 四六

長嘯 四八

卷六

飲茶 五一

打毬 五二

拔河 五四

繩妓 五五

石誌 五六

碑碣 五七

羊虎 五八

紙錢 六〇

道祭 六一

忌日 六二

卷七

視物遠近原注：「缺。」…………… 六四

海潮原注：「缺。」今由全唐文卷四百四

十錄出補入。…………… 六四

北方白虹原注：「缺。」今由唐語林卷

五錄出補入。…………… 六四

西風則雨原注：「缺。」今由唐語林卷

八錄出補入。…………… 六五

松柏西向原注：「缺。」…………… 六五

蜀無免鴿…………… 六五

月桂子…………… 六七

石鼓原注：「缺。」今由唐語林卷五錄出

補入。…………… 六八

弦歌驛原注：「缺。」…………… 六九

高唐館據南部新書庚所引，此「唐」字似

應作「塘」。…………… 六九

卷八

温湯…………… 七〇

歷山…………… 七一

二朱山…………… 七二

繹山…………… 七二

羨里城…………… 七四

文宣王廟樹…………… 七五

孟嘗鑊…………… 七六

佛圖澄姓…………… 七六

巨骨…………… 七七

大魚腮…………… 七七

竊蟲…………… 七八

霹靂石原脫「石」字，據秦

本補。…………… 七九

魚龍畏鐵…………… 八〇

卷九

剛正	……	八一
淳信	……	八二
端慤	……	八二
貞介	……	八二
謇諤	……	八三
抗直	……	八三
忠鯁	……	八四
誠節	……	八五
任使	……	八五
禮遣	……	八六
遷善	……	八六
惠化	……	八七
推讓	……	八七
奇政	……	八八

卷十

掩惡	……	八八
解紛	……	八九
陵壓	……	八九
除蠹	……	九〇
矜尚	「矜」，原作「務」，據莫本改。	九一
諷切	……	九二
歡狎	……	九二
祛	原注：「一本作「慤」。」	九三
脩復	……	九三
贊成	……	九四
討論	……	九四
穎悟	……	九五
敏速	……	九六

避忌……………九六

戲論……………九七

失誤……………九七

謬識……………九八

查談……………九八

嘲玩……………九九

慙悚……………九九

狂譎……………一〇〇

侮謔……………一〇〇

封氏聞見記跋……………一〇一

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封氏聞見記

十卷……………一〇三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

樓碑……………一〇六

封氏聞見記校注標點校勘

拾遺……………一一〇

封氏聞見記校注序

我從前因為想研究戰國、秦、漢時候的學術思想，擬用論語、老子、戰國策等書先來做骨幹，不意剛拿這些書上手，無論是文字方面，句讀方面，解釋方面，真偽方面，問題都如麻而起。我覺得如不先把這些書的重要本子收齊，把各種古書裏有引及這些書的文字錄出，把古今人考證討論這些書的專著或零篇彙集，再加入自己的見解評判，將文字、句讀、解釋、真偽等等問題解決，便沒有研究的基礎。所以要用古書，非先替古書做異文考、句讀考、真偽考、解釋集、辨論集一類的工作不可。而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自然常常需要查檢，又覺得如果卷帙較多的書籍都有索引，豈不非常方便？因此，我總認為一部古書如能先經過校勘、標點、辨偽、集釋、索引等手續，使研究學問的人用起來十分便利，這對促進和提高研究的效果，是有不小的貢獻的。

那時我有機會看到了許多封氏聞見記的鈔本、校本和刊本，因為這本書的份量不大，就拿它來做了一次校勘和標點的試驗，撰成後起名為封氏聞見記校證。

我因為不願意墨守前人的成法，所以在用封氏聞見記的底本和別本校勘的時候，不

但把一般人所不容易見到的那些鈔本、校本、刊本的校文列上，就是一般人所非常容易見到的幾個叢書本子，如畿輔叢書本、學津討原本、學海類編本的校文也都收在裏面。從前人校勘，必定要用好本子，古本或孤本，在於求精求異；我的校勘，不限於好本子，也收壞本子，不限於古本或孤本，也收普通本。因為這樣可以知道某一本如何好法，兼可知某一本如何壞法，可以知道善本的樣式，兼可知普通本的樣式。得一帙不異遍得諸帙，讀一本不異遍讀諸本。在於結各種本子的賬，在於省錢省事。在用他書引本書的文字相校勘時，我不單錄它的異文，而是鈔附全篇，就是明明知道它有誤字誤句，也概照原式移錄，不予改動。因為這樣好讓讀者自己去比看，知道哪些是可由他書來改正本書，哪些又可由本書去改正他書，有一些還可以他書自相互正。另外我還附錄了許多序錄和封演先世的傳記，這樣就使本來是薄薄的一本書變成了厚厚的兩冊。

這種方法在材料的完備和瞭解各種版本上是有它的優點的；但有很顯明的缺點，就是不僅文字繁多，而且對於文字的誤正沒有加以抉擇，這只合於研究本書的人之用，而不合於一般學人參考之用。因此在一九三三年該書出版後，我就很想刪繁就簡，取精去粗，另印一本內容充實而份量不大的封氏聞見記。這一點心思已懷了二十幾年了，到現在才獲得了實現的機會。整理古書，應該有一本材料很完備的，備專門作研究工作的

學者之用；同時還應該有一本文字比較精簡的，供一般普通學人參考之用，這似乎是合理的好辦法。

這本聞見記校注的底本，和我從前的校證本一樣，也是雅雨堂本。來和底本校勘的本子，在鈔本方面，有天一閣藏明鈔本（簡稱天一閣本），莫邵亭藏舊鈔本（簡稱莫本），凌紱曾藏鈔本（簡稱凌本），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天津周氏藏鈔本（簡稱周本）。在校本方面，有海源閣藏朱邦衡校蔣氏本（簡稱蔣本），陸心源校本（簡稱陸本），繆荃孫雲輪閣藏校本（簡稱雲輪閣本），王國維校本（簡稱王本）。在刻本方面，有江都秦巒刻本（簡稱秦本），學海類編本（簡稱學海本），封氏家刻本（簡稱封本），指海續刻本等。以外還引用了周禮、說文解字、晉書、魏書、南史、隋書、唐書、新唐書、宋史、資治通鑑、水經注、唐六典、唐會要、風俗通義、顏氏家訓、唐摭言、南部新書、唐語林、侯鯖錄、演繁露、太平御覽、續博物志、負暄雜錄、說郭、封氏聞見記、對補、文選、文苑英華等書。而最足感謝的是岑仲勉先生在一九四七年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的跋封氏聞見記（校證本），對拙編糾補的地方很多，現在已把該改和該補的都改補了。校文凡是幾個本子相同的，爲了簡省，都只提一個本子，以外的就不再重提。

封演的家世和事蹟，從前都只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聞見記中鈎取出來的幾句話。一九二六年，鳳翔封寶楨撰重刻封氏聞見記緣起，乃有詳細的記述，這本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意一經考核，實多不足憑信，岑仲勉先生已加詳辨力斥，今不更贅。岑先生與余季豫先生（嘉錫）對封氏事蹟都曾做過詳細的稽考，所考出的大抵有下列這些：

一、據聞見記卷三銓曹條說：「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爲大樂丞。」按之元和姓纂和唐書宰相世系表，則希顏是封隆之的後代，封行賓的孫子。封行賓有弟行高和梁客，演稱希顏爲「從叔」，則演即非行賓的曾孫，也必定是行高或梁客的曾孫。

二、據聞見記卷二石經條說「天寶中余在太學」，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全唐文封演小傳都說：「演天寶中爲太學生。」據聞見記卷三貢舉條說「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於舊紀末」，雖沒有說登第在哪一年，但新唐書藝文志編年類有「封演古今年號錄一卷」，下注「天寶末進士第」，徐松登科記考卷九遂附演於天寶十五載（七五六）進士之列，雖未必一定準確，大體是相近的。

三、據顏真卿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說：「昭義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刻字之工，成乎半歲。

磨礪既畢，建立斯崇。」此碑立於大曆七年（七七二）九月，可見封演在大曆七年初已權邢州刺史，與聞見記卷八佛圖澄姓條稱「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大曆中，余因行縣，憇於此寺」之語可相證明。因為封演這時候是薛嵩的僚屬，所以聞見記卷六打毬、道祭中有記嵩事兩條，卷八巨骨中又有記嵩弟萼事一條，當都是他當時親見的事情。

四、據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三，有封演撰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文，此文撰於大曆十三年（七七八）七月，係為田承嗣作，則此時演已入田承嗣幕府。據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七七三）正月，昭義軍節度、檢校右僕射、相州刺史薛嵩卒。」同書卷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既卒，……詔遣萼知留後。十年（七七五）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萼，舉衆歸田承嗣以叛。」則演的歸田承嗣，也許就在這個時候。

五、據新唐書卷二百十藩鎮傳：「田悅（田承嗣姪）僭號魏王，以封演為司刑侍郎。」據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傳，悅於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十一月稱魏王，這時封演仕於田氏已八年了。

六、據聞見記卷四尊號條有「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竟不之許」之

語，事見唐書德宗紀貞元六年（七九〇）十月，可見聞見記貞元六年後已在撰寫。卷二石經條說：「胡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從玄宗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安祿山反，下數四十六年，是德宗貞元十六年（八〇〇）。據唐書德宗紀，時方用兵討吳少誠，所以說「兵革未息」，則聞見記的撰定必在這年以後可知。

七、唐朝的藩鎮幕僚，例得檢校臺省官。封演於此書署銜「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當也是藩府所奏授。雖不能確知加此銜時他在誰的幕府，但就上面的材料看，他在田氏的時候頗久，如以後更未他投，則據唐書田承嗣傳，代田悅做節度使的是承嗣的兒子田緒，他死於貞元十二年（七九六），由他的兒子季安嗣立。季安到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才死，也許封演一直都在田緒父子的部下。

經過這樣的稽考，封演的事蹟使我們比以前明白得多了。據聞見記卷七海潮條及卷八大魚腮條有「余少居淮海」，「余時客海上」之語，而卷八魚龍畏鐵條記海州堰破，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脩復事，明說在「寶應」中，可見肅、代之間，演曾住在海州，但不知這時他任什麼官職。他曾到過歷山、繹山、小朱山等地方，也許也在這個時候。

至於聞見記的貢獻，主要是由於封演很實在地記下了許多唐代的掌故，豐富了唐代

的史料。從前人看重它有些記載能補史缺，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記廣韻部分爲陸法言之舊，其同用、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爲諸書之所未言。……又，顏真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向楚重刻封氏聞見記叙說：「封氏稱李登聲類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其述字林、字統全書字數甚悉，疑是當時得見原書。……其稱引『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足以補史。」有些記載則能發見前代重要發明的隱微，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文字一條，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注爲證，明楊慎矜爲獨見者，乃演之所已言。」向楚重刻封氏聞見記叙說：「又稱『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蓋南北朝人好以雙聲語相嘲戲，顒實作四聲，著在南史，而南齊書顒本傳失載。梁武帝不解四聲，以問周捨，捨即顒之子，是其家學，世但知沈約始創四聲，亦不讀書之過也。」這些指出都是對的。我覺得在這些以外似乎還有兩點也值得我們的注意，一是他的不輕信的態度，又一是他的惡薄俗的態度。

在不輕信的方面，如他的不盲信古蹟。說齊州的歷山，不是舜住過的地方，只因地名歷城，和舜耕歷山的名字有些關涉，所以俗人就把它混同起來了（卷八歷山條）。說朱山應名州山，非緣仙人朱仲所居，而是因爲在這山的西北即是春秋時的州國故城（卷八二朱

《山條》。說湯陰縣北的姜里城是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之用的實中小城，不是紂囚文王的地方（卷八姜里城條）。他在這條之下特別記了張姓尉說「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和下面文宣王廟樹條所記導引李季卿游文宣王廟說「魯人靈光在此釣魚」的老人的無知妄造，以訛傳訛，可以比證。各地方的假古蹟，其實都是從這樣來的。

他也不盲信古器物，如青州城南佛寺中的兩口大鐵鑊和一隻大釜，相傳是孟嘗君家的東西。他說：「至今千餘歲，累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卷八孟嘗鑊條）。

他也不盲信不可靠的古傳說，如關孫廣嘯旨說：「云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非予所敢聞也。」（卷五長嘯條）

他頗有一些對自然界的知識，看他講海潮、講北方白虹、講西風則雨各條可知。所以他能根據月的行度和大小等來斷定月中不但桂子不得下，即使得下也不會單在一個時間之內獨下在台州一個地方（卷七桂子條）。說：「雷者，陰陽薄觸之爲耳。激怒尤甚，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既不是神的譴怒，所以不需要霹靂斧（卷八霹靂石條）。而駁博物志溫湯由於水源有石琉璃的說法，說：「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而成泉耳。如琉璃煎鑠，久久理當焦竭。有湯之處皆不出琉璃，有琉璃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卷七溫湯）

條)固然他還不知道月球上並無生物，霹靂斧是古人用的石斧，溫湯由於地熱；但在一千多年前，能抱不輕信的態度，具有這樣的一些科學見解，無疑的是難能可貴的。

在惡薄俗的方面，他是反對虛假的沽名和無益的奢侈的。他憎惡那些「身未去官，諷動羣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所立的頌德碑，以爲「斯有識者之所羞也」(卷五頌德條)。他也不贊成那些「有力之家，多輦金帛」，求作者撰寫了諛墓文來樹立墓碑，所以引了蔡邕「吾爲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和隋文帝「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的話，而說「誠哉是言也」(卷六碑碣條)。這兩種，一種是沽生前之名，一種是沽死後之名。在反對無益的過分奢侈方面，他也舉了一個爲了生前享受要建築好第宅和一個爲了死後威風要舉行極盡糜費的道祭的例。好第宅的結果都成爲凶宅，用一個築牆的人對郭子儀說「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皆見在」的話來說明，不但很警闢，也很生動(卷五第宅條)。道祭的糜費的情狀，他描繪得很詳盡，而說：「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樞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言下之意，無盡慨歎(卷六道祭條)。

在道祭條他還說「縷經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和卷六忌日條引沈約和顏之推的話，說忌日應該不樂，因爲不能竟日興感，所以不敢接見賓客。躲在裏面不妨言笑，